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珂雪詞

曹貞吉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珂雪詞

曹貞吉著

國學基本叢書

編主五雲王
庫文有萬
種百七集二第

詞 雪 珂

究必印翻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著 作 者 曹 貞 吉

發 行 人 王 雲 五
上 海 河 南 路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 海 河 南 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 海 及 各 埠

(本書校對者章德宜)

六五九四上E

序

言爲心之聲。凡其言可以垂世傳久者。必其人足以命世。世不能用而後出于此。上之建立宇宙。綱維世道。如尼山之脩明六藝。次亦特抒卓識。使後世見其心于斯人斯世中。如莊周、屈平之儔。故其言炳然不可磨滅。千萬世誦之弗衰。典謨降而子史三百篇降。而離騷樂府。則時會使然。正不必限體于古今常格也。羅近溪有云。聖諭六語。繼統于虞廷十六字。夫人心道心。危微精一。執中之旨微矣。孝順父母之語。愚頑童稚。誰不能言。而謂繼統虞廷。可乎。然非妄也。庸俗之言。皆古聖身體所發。習焉不察。安望其行著。故舜好察邇言。爰稱大智。天道聖教。豈外于庸言庸行哉。子史離騷樂府。皆所謂自見其心者。自樂府變爲近體。近體禮爲詩餘。識者有江河日下之歎。而黃庭堅謂晏殊之詩餘。爲高唐

神女之流。張耒謂賀鑄之詞。如屈宋蘇李。此豈無見而漫言。蓋所遇者天機。不復計其形貌。卽童謠婦歎。無不有至微寓焉。此亦伯樂相馬之說。運之腕舌。則庖丁之解牛已。二三十年來。詩屢變而下。學士髦俊。出其餘勇于詩餘。詩餘則屢進而上。安丘曹實菴先生。以詠物懷古諸編。爲海內所推。予受珂雪詞讀之。眞如仰崑崙。泛溟渤。莫測其所際。骯髒磊落。雄渾蒼茫。是其本色。而語多奇氣。愉悅傲睨。有不可一世之意。至其珠圓玉潤。迷離哀怨。於纏綿款至中。自具瀟灑出塵之致。絢爛極而平澹生。不事雕鏤。俱成妙詣。其融篇。則如萬頃澄湖。千重巖嶂。長濤細漪。隨風而成。瓌異秀冶。觸目而得。琢句。則如蹙金結繡。層剝蕉心。天成于初日芙蓉。不盡于抽絲獨繭。鍊字。則險麗搖曳而生香。雋逸蜿蜒而流奕。洵乎此宗之大家。不但於蘇辛秦李姜史分其一席而已也。先生命世長才。無心游藝。卽詩文之高妙。不足以概生平。況于詞之末技乎。就詞想其胸次。

甚有似于莊周。莊周識高學廣，思密才雄，故其言洗洋縱恣，不可端倪。先生無境不超，有途必入，引之以孤緒，而運之以浩瀚流連，故觀者如溫嶠之照牛渚，韓愈之登華山，伯牙之移情海島，非斯世所常聞見，而留與斯人賞奇如莊屈，誠藝林之奇邁也。蓋先生生于鄒魯之邦，身尼山之教，而於天道人事之氣運，靜觀默會于升降之數，苟一旦得時而乘，轉淒婉纖艷之情，爲風雨雲雷之用，驅龍蛇虎豹，以禦疆圉，使麟鳳接武廟堂，海內之人，因詞而見其心，以珂雪比于廣平梅花之偶興，則斯詞也，其不朽之先聲矣。新安王煒纂。

珂雪詞序

六義之學。至揚馬而乃浩瀚。故昔人以能賦爲大手。比來文士。賦殊寥寥。固宜歸之詞曲明矣。夫聲律始於八閩。此星宿海也。而其氣與天地之氣相通。天地之氣日開。故聲律之道亦日暢。而詞曲中之天地亦復曠然無盡。三唐可謂四瀆行地。浩淼千秋矣。至滄溟所歸。非宋詞元曲將何屬焉。蓋所貴乎大海者。蛟龍出沒。風雨驚飛。天地迴旋。日月隱現。詞曲亦然。於六義中變賦之體而得風之用。故非五七言詩之所可盡矣。前人漫有軒輊。矜其所長。文人習氣耳。恐未爲定論也。今日之以詞曲名海內者。指不勝屈。而實菴之詞。則鏗鏘先鳴。跗注之君子。往往壁上觀矣。予每讀實菴之詞。驚魂蕩魄。懍恍不定。初讀弔古諸作。慷慨悲涼。羽聲四起。如逢祖士雅。劉越石諸人。旣而讀詠物諸作。入微窮變。五

色陸離。又若樹珠幢于谷王之曲。而百寶鬘赴也。已乃過實菴所。求諸作盡讀之。無體不工。而田居世外之音。往往而遇。如聞魚山之梵。兩腋生風。五濁欲洗。又疑非金馬直廬間人也。因復更有請焉。陸海局促。蚊蝓一器。啾啾耳。神遊八極之表。攬化人之袂而上征者。亦有人乎。然而左思曹唐。尙窘邊幅。玄風未暢。是則吾所深望于實菴者。倘肯走筆貺我。當拍洪厓之肩。瀝酒曼聲而歌之。步虛之音。上薄禹餘黃曾。天上九華紫微諸仙子。安知不拊雲璈而和之乎。客謂予曰。實菴生有異徵。蓋自比丘中乘願來者。淡於榮利久矣。今不究粲可之宗。而反抽秦黃之簞。綺語未盡。毋乃爲秀鐵面所呵歟。予听然而笑曰。是未可執也。夫慧業文人。宿習難淨。迦葉聞琴。固其所也。而義之予奪。有殊實際理地。一字未盡。便成毒鳩。卽古德青龍疏鈔。亦須付咸陽一炬。至于縱橫入妙。能轉法華。則本來寂滅。不礙鶯花。文字性離。無非般若。頻呼小玉。亦可證入圓通有餘。

矣。實菴方究研佛頂尊經。果能鞭心于此。離卽離非。能所何礙焉。況區區花間
蘭畹。遽至仰浣虛空耶。吾將就實菴而叩之。東蒙高珩題。

詠物詞序

霜凋魏帳。月中之剩瓦何多。水咽秦關。地上之殘城不少。天若有情。天寧不老。石如無恨。石豈能言。銅駝殷棘。恆逢秋至。以偏啼。銀鴈簷沙。慣遇天陰而必出。山當雨後。易結修眉。竹到江邊。都斑細眼。溯夫皇始以來。代有不平之事。千年關塞。來往精靈。萬古河山。憑陵鬼物。縱復人稱恨甚。事柰愁何。江淹工愀愴之辭。鮑照擅蒼涼之賦。正恐世閱世以成川。年復年而作谷。捧黎陽之土。堙此何窮。積函谷之泥。封來不盡。然而劍鋒盡缺。總爲旁觀。壺口新殘。只因細故。青史則幾番劉項。誠然於我何堪。黃河則滿地袁曹。追曰干卿奚事。或蝦蟆陵上。暮年紅袖所閒談。或鸛雀樓邊。故老白頭之夜話。或武擔過客。曾看石鏡於成都。或盤屋居民。偶得銅盤於渭水。苟非目擊。卽屬親聞。事皆磊砢以魁奇。興自顛

狂而感激。搥牀叫絕。蛟螭夭矯於胸中。踞案橫書。蝌蚪盤旋於腕下。誰能鬱鬱。常束縛於七言四韻之間。對此茫茫。姑放浪於減字偷聲之內。唸成十闋。事足千秋。趙明誠金石之錄。遂此華文。郭弘農山海之編。慙斯麗製。嗟乎。煙霾天水。囂宮旣蔓草千堆。浪打章門。灌廟亦殘陽一片。悲哉季札。劍影徒青。逝矣劉郎。奩痕尙紫。銀槎泛斗。難追博望之勳名。彩筆凌雲。空羨馬卿之詞賦。何況長平。繡鏃恨血全紅。大食冰蘂。愁雲半黑。織成魚素。粘海氣以猶腥。掣得龍髯。鼓天風而倍怒。豈非譔譔出出。諾皋之所未收。怪怪奇奇。齊諧之所不載者哉。僕每怪夫時人。詞則呵爲小道。儻非杰作。疇雪斯言。以彼流連小物之懷。無非淘洗前朝之恨。人言燕市。實悲歌慷慨之場。我識曹君。是文采風流之裔。狂歌颯沓。聊憑鳳紙以填來。老興淋漓。亟命鸞笙爲譜去。陽羨陳維崧題。

題辭

賀新涼

陽羨陳維崧

其年

滿酌涼州醞。愛佳詞、一編珂雪。雄深蒼穩。萬馬齊喑蒲牢吼。百斛蛟螭困蠢。算蝶拍鶯黃休混。多少詞場談文藻。向豪蘇。膩柳尋藍本。吾大笑。比蛙黽。熱殘樺燭剛餘寸。歎從來。虞卿坎坷。韓非孤憤。耳熱杯闌無限感。目送塞鴻飛盡。況眼底。羣故袞袞。作達放顛無不可。勸臨淄。且傳當筵粉。城柝沸。夜烏緊。

前調

次韻答贈曹舍人京師見寄之作

舊山鄧漢儀

孝威

名士盈東國。更曹家賦詩橫槊。英豪無敵。珥筆縱隨丞相後。聲價由來赫奕。看落筆羣公動色。日轉宮槐催貰酒。笑停鞭。大道青樓側。如此事。何人得。昔年也作燕臺客。到于今。攀龍屠狗。人都間隔。萸水西風黃葉下。落得啾啾唧唧。喜

雄篇蒼鷹怒擊。寄到邗溝明月下。快高吟紅蠟銷三尺。空遠望西山碧。

霓裳中序第一

桃鄉農李符

畊客

紅絲小硯北。不斷閒情渾似織。東魯詞人第一。勝飄泊周郎。寶洲漁笛。犀幃夜寂。寫錦箋都洗香澤。銀釭下喚來翠袖。記曲譜瑤瑟。疇昔酒瓢吟屐。記踏遍銅駝巷陌。旗亭曾畫素壁。破帽重尋。斷闕空憶。紫薇花下客。更引起年時賦筆。增惆悵。尊前舊侶。鏡裏髣髴絲白。

天香

由拳沈季友

客子

銀沫香邊。翠鬟聲裏。思君風調曾折。燕市重來。鞭絲問處。便有桃鄉人說。紫苔雙破。怪小徑冷於吹雪。摒擋書籤茗椀。料應此意清絕。東華幾堆官熱。算爭如滿臺花屑。笑指池頭鳳影。風流誰奪。我本飄零殘客。儘狂舞秋山一丸月。願作圓光照人時節。

水調歌頭

舟中作

心齋張潮

山來

買棹故鄉去。冰雪喜隨身。中流鼓柁，敲坐對此陟釐紋。不用紅牙鐵板，且趁曉風殘月，銅斗擊來頻。讀罷兩三闋，齒頰欲生芬。彼秦黃，與蘇陸，亦何神。雄深蒼穩一嘆。陳檢討其年評公詞雄渾蒼穩欣賞共奇文。試看高懷弔古，以及閒情詠物，浣筆絕纖塵。願得有心侶，枕祕散氤氲。

畫屏秋色

錢塘吳陳琰

寶崖

曾借菑州住。對二老。念東、豹昂兩先生哦盡陳思妍句。翩若驚鴻，飄如迴雪，洛神親賦。簾閣坐焚香。又報道津亭催鼓。指皂蓋天都路。想車過黃山，芙蓉疊疊，多少酒痕墨瀋。香雲遮護。懷古溪村林塢。記任昉風流遺處。爭如司馬官閒衙散。頻修簫譜。眉子硯將穿。朝朝傳寫紅牙度。轉笑青衫徒苦。我正倦遊歸。回首齊烟九點。夢斷那時人語。時余方辭濟南太守修志之訂

詠物詞評

王阮亭先生曰。拾遺洞冥。杜陽雜編諸書所記。類無事實。實菴先生詠物。皆取其聞見所及耳。而神光離合。望之如蜃氣結成樓閣。每讀一過。覺江風海雨。撼撼生齒牙間也。

朱錫鬯先生曰。詞至南宋始工。斯言出。未有不怪者。惟實菴舍人意與予合。今就詠物諸詞觀之。心慕手追。乃在中仙叔夏公謹諸子。兼出入天游仁近之間。北宋自方回美成外。慢詞有此幽細綿麗否。若讀者仍謂不如北宋。則舍人亟藏之。俟後世子雲論定可矣。

宋牧仲先生曰。今人論詞動稱辛柳。不知稼軒詞以佛狸祠下一片神鷗社鼓爲最。過此則頽然放矣。耆卿詞以關河冷落。殘照當樓。與楊柳岸曉風殘月爲

謂賀方回幽潔如屈宋。悲壯如蘇李。夫屈宋三百之苗裔。蘇李五言之鼻祖。而謂晏賀之詞似之。世亦無疑二公之論爲過情者。然則填詞非小道可知也。實菴舍人久以詩鳴海內。近爲樂府。輒至數百首。分其一藝。足自名家。今所刻懷古四闋。詠史五闋。特其凌雲臺之一椽一桷耳。然已可推倒一世。開拓萬古。吾故不敢自擬魯直文潛。而竊欲躋實菴於宋玉陳思屬國都尉之間。世不乏賞音。其或以吾爲貢諛者。吾亦任之。

張杞園曰。昔人論詞。以七郎清照爲當家。以其纏綿旖旎。動人情思耳。余謂不如東坡稼軒。慷慨雄放。爲不失丈夫本色。今觀實菴數闋。意興淋漓。胸懷浩蕩。至其上下千古。則一往情深。低徊欲絕。實之蘇辛集中。寧易差別邪。實菴詩才奔逸。橫絕一世。詞卽不足以盡實菴。而茲刻又不足以盡實菴之詞。讀者亦窺其一斑兩斑可矣。

詠物詞評

王阮亭先生曰：拾遺洞冥、杜陽雜編諸書所記，類無事實。實菴先生詠物，皆取其聞見所及耳。而神光離合，望之如蜃氣結成樓閣。每讀一過，覺江風海雨，撼撼生齒牙間也。

朱錫鬯先生曰：詞至南宋始工。斯言出，未有不怪者。惟實菴舍人意與予合。今就詠物諸詞觀之，心慕手追。乃在中仙、叔夏公謹諸子兼出入天游仁近之間。北宋自方回、美成外，慢詞有此幽細綿麗否？若讀者仍謂不如北宋，則舍人亟藏之。竢後世子雲論定可矣。

宋牧仲先生曰：今人論詞動稱辛柳，不知稼軒詞以佛狸祠下一片神鷄社鼓爲最。過此則頽然放矣。耆卿詞以關河冷落、殘照當樓，與楊柳岸曉風殘月爲